

他用他那如小鳥般又尖又小的頭，
幾近瘋狂地緊靠在父親胸前的夾克上，整個身體劇烈顫抖著……
我們大家努力讓可憐的父親動身前往勞動營之前，
對這個家有個甜蜜的回憶。

第1章

我今天請假，不過，早晨我還是去了學校一趟，把父親幫我寫的假條交給導師，內容是「因家中有事」請准予請假。導師問我家裡有什麼事，我答說父親受徵召，要去服「勞動役」，導師聽了之後什麼話也沒說，便讓我回家了。

我一路拔腿狂奔，不是往回家的方向，而是去店裡。父親說，他們會在店裡等我，要我動作快一點，可能需要我幫忙。他幫我請假的用意也是如此。此外，他說「在他被迫脫離家庭」之前，希望我在這「最後一天能陪在他身邊」，不過這些話不是對我說的，如果我沒記錯，是早上他在電話上對母親說的。今天是星期四，平常每逢星期四與星期天下午，我都會去母親家，依法院規定由她行使照

顧我的監護權。但早上父親鄭重對母親說：「今天我實在沒辦法讓卡維去妳那裡。」接著就敘述了剛才的理由。這話也可能不是早上說的，我腦袋有點迷糊，昨天夜裡，空襲警報吵得我睡不好，起床時還頭昏腦脹。無論如何，我肯定他確實說過那些話，如果不是對母親說，就是對其他人說的。

後來輪到我跟母親說話，我只簡單敷衍了一下，因為父親就在旁邊聽，我不好跟她多說，態度也很冷淡，我覺得她有點生氣。沒辦法，今天我得全力配合父親。當我準備出門，繼母在門口走廊上把我叫住，以不讓父親聽見的低聲說，今天全家都悲傷痛苦，我應該要「注意態度，懂得謹守分際」。我不知該如何回應，只有沉默一途。我猜想她可能誤會我的反應，因為她又立刻補充說，她並非故意警告我，給我施壓，因為——她說她知道——警告是沒有必要的。她的話我記得很清楚，她說我已經快十五歲了，她相信像我這種年紀的青少年，已經能夠明白我們遭逢的厄運有多麼嚴重。我點頭表示明白，我發覺除了點頭，其他無話可說。不料，她接著向我伸出雙手，一時之間我很緊張，擔心她會擁我入懷，好在她隨即恢復正常，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那聲嘆氣似乎還抽噎了幾回。我偷偷看了她一眼，發覺她淚眼朦朧，這令我渾身不舒服。最後，她終於讓我出門去。

出了校門，我毫不耽擱，一路衝到店裡。春意初臨，藍天宜人，若是在平日，我會把大衣敞開，恣意搖擺。可是今天不方便，如果敞著大衣奔跑，大衣兩邊會被風吹得往後翻，遮住了別在胸前的黃色猶太星章；這違反規定。有些事情我得自己注意點。前面拐角轉彎進去就會看到我家的木料倉庫，因為是在地下室，略為陰暗，門口有一道陡峭的樓梯通上街道。父親與繼母都在辦公室內，屋裡燈光昏黃，透過玻璃門向裡面看，彷彿他們是坐在一個狹窄的水族箱裡。蘇沱先生也在場，以前我們家的大倉庫還在另一處寬敞空地上的時候，他在我們家當帳房和總管，後來他把倉庫「頂下來」，至少我們都這樣說，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種族問題的困擾，不需要戴黃色星章。據我了解，由他出面買下我們的倉庫，是個障眼法，好讓他方便管理我們的財產，而且我們還可以有些進帳，不至於損失殆盡。

今天見到他，感覺與往常不同。我打招呼的方式也跟以前不一樣，因為我覺得他的地位變得比我們高，連父親和繼母也似乎待他更加尊重。他卻比從前還更謹慎清楚地喊父親一聲「老闆」，喊母親「尊貴的夫人」，似乎有意掩飾不安，裝作一切如舊，連吻手禮也照舊行禮如儀。他看到我，使用他一貫輕鬆的口吻打招

呼，似乎沒留意到我胸前掛的黃色星章。我進了門站在一旁，剛才他們應該正在談話，被我打斷了，我站定之後，大家又繼續說下去。我起先沒聽懂他們說些什麼，而且因為外面陽光太刺眼的關係，我還把眼睛先閉上一會兒以適應裡面的光線。我先是聽見父親的聲音，睜開眼睛後，輪到蘇沱先生開口。他有張棕色圓臉——唇上短髭稀疏，兩顆門牙略為分開——臉上點點橘色雀斑，好像凸出來的水痘要迸破了一般。接著，父親提到一件什麼「貨物」，說如果蘇沱先生可以「馬上帶走」，是「最好不過」，而蘇沱先生言下之意並不反對。然後父親就從書桌抽屜裡拿出一個用絲紙包妥、已經綁好的包裹。我一眼就認出扁扁的包裝裡面是我們家的首飾盒，所有貴重物品首飾都珍藏在內。我懷疑父母以為我認不出那是家傳首飾盒，故意在我面前說什麼「貨物」。蘇沱先生馬上把東西放進公事包裡，然後開始爭論。蘇沱先生拿出沾水筆，堅持要為「貨物」開一張「收據證明」，雖然父親一直說「只是小孩玩意兒」，還說「我們之間還需要這個做什麼」之類的話，可是蘇沱先生不理，兩人僵持了老半天。我覺得蘇沱先生聽了父親的意思後，微露喜色，他說：「老闆，我知道您信得過我，可是每件事該怎麼處理就要怎麼處理。」他轉頭尋求我繼母首肯，「您說是不是？」繼母臉色疲倦，勉強擠

出笑容，說了幾句話，意思是，這件事怎麼做，全由男士們做主。

蘇沱先生把筆收進去的時候，我有點沮喪，可是無暇多想，他們已經改變了話題，轉而討論倉庫裡的木柴該怎麼處理。我聽見父親說，應該儘速採取行動，以免「官方介入生意」。他請蘇沱先生以其經驗及所知專業，盡力協助我繼母。蘇沱先生立刻轉頭對我繼母說：「夫人，請放心，我們以後還是會定期見面，以便向您稟報帳目事務。」我想他是指現在幫我們管理的倉庫吧。過了一會兒，他起身告辭，雙手緊握父親的手，面容哀淒。他表示「此刻多說無益」，所以他只想對父親說一句話：「老闆，盼望早日再見。」父親牽動了一下嘴角，苦笑回答說：「蘇沱先生，我也希望能早日再見。」此時繼母打開手提袋，拿出手帕掩上眼睛，她的喉嚨發出吞嚥口水的古怪聲音。在這安靜的時刻裡，這聲音讓人不知所措。我覺得似乎該輪到我說些話，可是事出突然，我一時手足無措，我也看得出蘇沱先生面露尷尬神色。「夫人，」他說：「請不要這樣，真的不要。」他有點慌張，向我繼母傾身，嘴唇正好落到她的手背上，算是完成行之有年的吻手禮。接著便急急忙忙推門出去，我差點來不及閃開，而與他撞個滿懷，匆忙中，他竟忘了跟我道聲再見。出去後，我們聽見踩在木梯上沉重的腳步聲漸行漸遠。

室內沉默了一會兒，父親開口道：「這樣也好，至少感覺輕鬆點。」聲音仍然有些沙啞的繼母問父親，為何不接受蘇沱先生的提議，簽下那張收據？父親表示，這樣一張收據其實毫無「實質意義」，何況收藏這麼一張收據，可能比收藏首飾盒更危險。他說，我們現在沒有選擇，只能「把一切賭注放在這張牌上」，也就是完全信賴蘇沱先生，因為眼前沒有別的指望。繼母聽了不再吭聲，大概是接受了父親的解釋。不過我想她一定覺得若是「手中握有一張收據」，心裡會更踏實些，可是她自己不懂得據理力爭。接著，父親急忙提醒繼母，時間緊迫，趕快辦要事吧！他要在最短時間內，把帳本內容仔細解釋給繼母聽，等他去勞動營之後，至少繼母還能繼續管理倉庫，不至於束手無策。他們兩人看帳本時，父親偶爾還抬頭問我幾句話，像是請假有沒有困難之類的。後來他指示我坐下，保持安靜，等他們專心把所有的帳本過目完畢再說。

他們處理帳本實在花了很久的時間。我先是耐著性子坐著，心想父親明天就要離家了，以後可能很長一段時間都見不著他了；可是想了一會兒，開始覺得很累，畢竟我現在不能為他做什麼，在那裡枯坐真的很無聊。老是坐著不動也很累，我就站起來去水龍頭下喝水，他們看我一眼，沒說什麼。過了一會兒，我又

穿過木材貨架，到後面小解。回來之後，在鐵鏽斑斑的洗手台旁洗手，然後把帶到學校去的麵包點心拿出來吃，吃完後又屈身在水龍頭下喝水。他們仍舊沒對我說話，我回到座位上，坐著發呆。說真心話，此時實在無聊透頂。

我們起身離開的時候，已經是正午了。出門往樓梯上走時，我忍不住眯起眼睛，因為外面的陽光太強了。父親動作緩慢地鎖上兩道灰色的鐵鎖，我甚至覺得他是刻意慢慢地鎖。然後，他把鑰匙交給繼母。我知道為什麼，前幾天他曾經告訴過我，以後再也不用他來鎖門了。繼母打開手提袋，我有點擔心她又要拿出手帕，不過這回只是把鑰匙放進去。我們加緊腳步，起先我以為要直接回家，結果不是，我們得先去買點東西。繼母手中有一張採購單，寫了父親去勞動營需要的物品，昨天她已經準備了不少，今天要把其餘的買齊。我覺得跟他們兩人並肩走在路上有點怪，因為我們三個人胸前都掛著黃色星章。我一個人走的時候，還覺得蠻好玩，跟他們走在一起，就覺得有點不舒服了，但我說不上來為什麼，不過沒多久也習慣了。

街上許多店家門庭若市，我們去的這家店卻很冷清，我們是唯一登門的顧客。推開門，亞麻料的難聞味道撲鼻而來，整間店都是這般濃濃的刺鼻味道，揮

之不去。店老闆是個枯黃瘦削的老頭子，金色假牙在口中閃閃發光，手臂戴著長長的護袖，他和一旁的胖老太婆兩人臉上堆滿笑容。他們熱切招呼，拿來各式各樣的雜物放在櫃檯上讓我們挑選。我聽到老頭子喊老太婆「小乖」，貨物全是老頭指揮老太婆去拿的。這家店離我們家不遠，我常經過，但是從未進來買東西。這家店舖應該算是運動用品店，但也兼賣一些別的東西。最近他們自己製作黃色星章販賣，目前黃色布料很搶手，到處缺貨（我們家人戴的還是繼母費心買來的）。據我觀察，他們研製的黃胸章裡面應該有一塊硬卡紙墊在下面，看起來漂亮多了，而且星星的尖角做得很精準，不像有些人自己家裡做的那麼馬虎。我發現他們胸前也掛著黃胸章，看起來好像是故意戴著，給顧客當樣品看。

老太婆此時拿著一些東西過來。老闆剛才很客氣地問我們，買這些東西是否爲了去勞動營用，繼母回答是。老頭聽了之後黯然點點頭，甚至抬起他那雙滿佈老人斑的枯黃雙手，惋惜地往桌上一拍。接著，繼母問他們有沒有背包，老頭遲疑一下，回答說：「你們要的話，我有。」回頭指示老太婆：「小乖，去倉庫裡幫他們拿個背包來。」沒多久，她拿了一個好背包來，不過老頭繼續叫他太太去拿別的東西，他說——我父親——「去那個地方會用得上這些東西」。他語氣溫

和，用詞謹慎，儘量不再提「勞動」兩個字。拿來的東西的確看起來很管用，一個壓力鍋，可以摺疊的露營萬用刀，一個隨身包，還有幾樣小東西。照他的說法，很多「類似情況」的人都指明要買這些貨。繼母買了萬用刀，我也覺得那把刀子很不錯。東西都買齊之後，店老闆對老太婆說：「算帳！」穿著黑衣裙的胖老太婆於是費勁地擠進收銀機和舖著好幾個靠枕的沙發椅中間。付完錢之後，老闆還親自送我們到門口，他說，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與榮幸服務」。最後他誠摯地向父親屈身一鞠躬，輕聲地說：「我希望還有機會為您這位尊貴的先生服務。」

事情終於辦完，可以回家了。我們住在一棟租來的大公寓，離電車站的廣場不遠，交通方便。上樓到門口時，繼母才想起忘了把麵包票用掉，這下我得再跑一趟。我在麵包店門外排隊等了好久才輪到我，先把麵包票交給大胸脯的金髮老闆娘，她剪掉今日配額後，老闆才切麵包秤給我。我跟老闆打招呼，他頭也不抬。附近的人都知道他討厭猶太人，所以他切給我的麵包總是故意少些，我聽人家說，少掉的部分他自己可以拿去。我看著他嫌惡的眼神、俐落的手法，突然體會到他討厭猶太人的正當性：因為少切麵包就是蓄意欺騙顧客，但若是他討厭猶

太人，就不必感到羞愧不安。如此一來，他的作風符合理念，理由光明正大，不過——我終於明白——理由正當，仍可能毫無道理。

買完麵包，我已經餓得發昏，三步併兩步跑回家。上樓的時候正好遇到安娜瑪莉出門，只能隨口打個招呼而已。安娜瑪莉住在史坦家，跟我們同一層樓，我們常常在老福萊曼先生家碰面，最近每天晚上都會見面。以前我們跟鄰居彼此不相往來，可是最近發現原來我們是同種類的人，晚上聚會聊聊就成了每日一事，話題總繞著未來局勢發展。安娜瑪莉和我也聊些生活小事，我才知道史坦夫婦是她的叔叔嬸嬸，她的父母親離婚之後，誰也不願意女兒跟對方住，乾脆住在叔叔家，大家都接受。之前她讀過寄宿學校，也是因為父母親各不相讓——跟我以前一樣。她今年十四歲，和我年紀差不多。她的脖子很長，胸前掛著黃星章，隱隱約約看到隆起的乳房。我們在樓梯間碰面，她正要去買麵包，她問我下午有沒有時間，去樓上兩姊妹家聚一聚。安娜瑪莉跟她們很熟，但我不認識她們，只偶爾在樓梯間與防空洞裡見過一、兩次面。小的那個看起來十一、二歲，安娜瑪莉說大的那個與她同年。偶爾，我在面向後庭的房裡，會正好看到她們出現在對面的走廊，有時要出門，有時剛回家。還有幾次我們在大門口巧遇，不過都沒說話。

我很有興趣跟她們多接近，可是我突然想起父親，只好說今天不行，因為父親要去勞動營。安娜瑪莉也想起她叔叔曾提過我父親去勞動營這件事，只好說：「當然了。」我們沉默一會兒之後，她問：「那明天呢？」我說：「最好是後天吧。」還不放心地加了一句：「不一定。」

進了家門，父親與繼母已經在餐桌旁等我了。繼母問我餓不餓，我說：「餓昏了。」她問得很突然，我想也沒想就照實回答，於是她幫我盛了滿盤的飯菜，可是自己盤子裡卻沒什麼吃的。其實也不是我發現的，是父親開口問她為什麼吃這麼少，她的回答大概是說，現在她沒有胃口吃東西。她這麼一說，我馬上察覺到自己犯的錯誤。好在父親說她不該如此，她不該任憑自己的情緒主宰內心，因為此刻，這個家更需要她堅強的力量來支撐。繼母沒有回話。我聽到奇怪的聲音，抬眼一看，發現她又開始掉眼淚。我渾身不自在，只敢呆呆望著自己的餐盤。從眼角的餘光，我看到父親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屋內寂靜無聲，我等了一會兒，才敢抬起眼來張望一下。我看到他們兩人真誠地互相對看，也不特別，就像一個男人望著一個女人的模樣。我不喜歡這種氣氛，覺得很尷尬，但我心裡想，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只是我不習慣罷了。他們開口說話，我終於稍感輕

鬆。他們又提到蘇沱先生、首飾盒，以及我們家的另一個倉庫。我聽到父親說，還好這些東西如今都在「信任的人手中」，他說至少這點讓他安心，繼母也同意他說的話，雖然她還是不經意地又提起什麼「保證」，她說口頭保證到底有多少意義仍是個疑問。父親聳了一下肩膀回答說，現在不但在生意上沒有什麼保證，連「生活上」也都無保證可言了。繼母嘆氣道，她很抱歉提起這個話題，請父親不要再這樣想。此時，父親也察覺這樣說可能會加重繼母沉重的心情，畢竟繼母往後的日子都將一個人面對。但是繼母表示，她不全然是一個人，她還有我在身邊。我們兩個——她繼續說——在父親還沒回家之前，會彼此互相照顧。說完她轉向我，問：「是不是？」她面露笑容，可是嘴唇不自主地顫抖著。我趕緊回答一聲是。父親看著我，眼神溫和，我心有所感，爲了表示善意而推開了餐盤。他注意到我的動作，問我怎麼了，我說：「我吃不了了。」我看出他心裡受用，因爲他伸出手摸摸我的頭，這使我喉頭一緊，但不是想哭，而是想吐。我希望父親已經走了，這麼想讓我心中過意不去，但是也唯有這樣想，我才不會那麼難過。此時一切都混亂不堪，我的眼淚忍不住在眼眶裡打轉，可是沒時間多想，客人已經登門造訪了。